

从现代化到全球化：社会学理论的变革及其趋势¹

文 军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作为一门独立形式的社会学的出现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致的, 它既是对现代化发展及其后果的理解与阐释, 又是现代化发展的后果和原因。因此, 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 其命运就与现代性和现代化紧紧拴在一起了。然而,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 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深刻地影响, 社会学作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映, 其在理论上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 并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做出理论上的说明, 就必须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尤其在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上都应进行一系列的创新, 以适应全球化新时代的发展。

关键词: 现代性 ; 现代化 ; 全球化 ; 社会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 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最为重要的恐怕是“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因为发现与提出的“问题”是唯一的, 而解决的途径相对来说要多得多。正如默顿(R. K. Merton)所说:“发现和形成问题常常比解决问题更困难”。“大部分科学工作的困难就在于提出问题, 而不是找出答案”。^{[1](P19)}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人、一门学科, 如果到了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提出的时候, 恰恰是问题最为严重的时候。正是由于不断地提出问题, 然后在所提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解决, 才成为进步的源泉和基本路径。因此, 从提问题的这种角度出发, 在开始本文的论述之前, 笔者在此试图提出并要着重论述的问题就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社会学理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进行变革”。

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形成与提出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因为它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如何相结合这一经典性难题。尽管经过无数社会学者的共同努力, 以实证主义研究取向为主要特征的主流社会学理论危机有所缓和, 但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危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相反,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社会学现在所面临的危机不再是只停留在当年古尔德纳(A. W. Gouldner)所探讨的正统社会学(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危机了, 而是社会学总体性危机时代的到来。尤其在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 经过 160 多年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理论框架目前已经风雨飘摇, 难以长期维持于不坠。虽然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古典、现代和当代三个大的阶段, 甚至还出现了许多“后现代”的新奇见解,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 如果缺乏一种不断变革的

精神动力和实践关怀，最终恐怕都难以挽救它们作为特定时代精神产品在迈入新的全球化时代之后本已注定的颓败命运。^[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历了由功能主义理论一统天下到理论多元综合的过程，²尤其 1980 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多元综合和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有关社会理论的著作在数量上也急剧增长，许多问题都被纳入到了社会理论的考察范围，从身体(body)、欲望、消费到观念、旅游、历史、全球社会，几乎很难有什么问题可以逃过社会理论无所不在的目光。^[3]面对全球化与后现代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主题的冲击，女性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各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风起云涌，都试图在重读经典的基础上，重振社会学理论的传统。³尽管如此，社会学理论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改观，社会学也没有由此摆脱困境而走向真正的繁荣与发展。相反，这种“理论狂欢化”的表面似乎越来越像是一种“理论的通货膨胀”。在社会理论的学术市场中，不断有新的产品摆上货架，对理论的需求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兴旺程度。但遗憾的是，在社会理论的主要“工厂”——社会学界中，不仅理论关怀与实践品质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社会学理论著作本身的洞察力和启发性也逐渐衰竭，许多表面上探讨截然不同问题的论著，无需仔细研究它的内容，单单目录和文献就足以让人发现其中充斥着各种社会理论的陈词滥调，在时髦的学术术语的装饰背后，真正具有建设性的观念或方法寥寥无几。即使是近来在英美学术界颇具影响的福柯(M. Foucault)、利奥塔(J. F. Lyotard)、吉登斯(A. Giddens)、布迪厄(P. Bourdieu)、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哈贝马斯(J. Harbermas)等人，在人们对他们学说的“使用”后，也往往容易迅速凝固为一种新的学术教条。^[4]

由于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来自社会实践又反过来参与到社会实践的建构中去的品质，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和作用，实际上不仅仅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生活，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一部分，它在理论上的积累和在经验上的发现本身就给人们提供了开启理解可能世界之门的钥匙。社会学理论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概念系统来说，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了“建构”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所“建构”。^[5]为适应“建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社会学理论必须应变这个正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而在当前的社会变化中，最明显、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了，可以说，不断强化的全球化趋势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是以往任何时候、任何事件都无法比拟的。这种变化应当也势必反映到以建构现实或未来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学科领域中。就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势而言，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关注“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为职责的(尤其是社会学理论更是如此)，不管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从“现代化”到“全球化”等各项问题的讨论都一致地显示出了社会学家希望在理论概念建构以及经验研究等方面，充分地掌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历史的变迁规律。^[6]当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议题研究正是此精神的延续，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的学术研究脉络，使得“全球化”议题的分析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如何在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恰当地理解和解释新的“全球化”现象，并制定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新规则，无疑将是社

社会学理论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7]

今天，当人们身处在全球化进程的汹涌洪流之中时，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的确到了真正需要唤醒或培植自己的忧患意识的时候了。为了不被浪潮冲击得忙乱失措，无以为对，就不但要救亡图存，还要自觉地接受新时代的新的启蒙，主动转换认知结构和话语方式，敢于并善于发现和创造新的生长点，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走出困境，走向新生。在此，笔者想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程的考察，从元社会学(metasociology)层面来分析其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而揭示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和创新之处。

⁴其基本思路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都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是现代化与现代社会的产物，因此，其根本使命与核心主题就是维护“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而这种理论体系在当代全球化与全球社会出现以后，遇到巨大的挑战，由此必定产生变革的要求以适应社会现实变化之需要。为分析方便，笔者将需要论述的“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这一总体性问题归纳为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迄今为止，其在理论形态上所进行的大量探索实际上都是围绕着“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展开的。尤其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学与全球社会学诞生之前，无论是古典社会学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其理论建构的核心主题和研究取向的根本使命主要是为了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二是 20 世纪末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改变了社会实践的现实基础，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领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转型与即将出现的新的社会型态，以“全球社会”为取向的全球化必然会对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产生变革性影响，而其中既有后现代思潮的质疑与批判，又有全球化运动的促进与提升。三是为适应全球化趋势和建构全球性社会现实的需要，在批判、继承以往“现代化研究范式”的社会学理论基础之上，建构一种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要特征的、辩证的多向度批判社会学的新形态已势在必行，而这无疑需要现有社会学理论在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上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其实际是为了解答社会现实在由现代性社会向全球化社会的变迁之中，社会学理论是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和应该怎样存在的元社会学理论问题。

二、现代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作为一门独立形式的社会学的出现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致的，其本身就是知识生产的一种现代形式，它既是对现代化发展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现代化发展的后果和原因。具体来说，社会学理论的诞生就是为了探索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它既是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性的出现、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需要，也是现代性成长和人类科学知识不断分化—综合的直接结果。⁵因此，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形式，从其诞生之时起，其命运就与现代性和现代化紧紧地拴在一起了。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现代性特征的体现，社会学理论的整个基础都是建立在现代性和现代化内涵之中的。因此，关于现代性特征的描述

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性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对社会学知识特征与地位的哲学与方法论之上的争议，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推进问题自然也成了社会学话语中的核心主题。正如伯格（P. Berger）与凯尔纳（H. Kellner）所说：“社会学不止是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是一特殊的现代学科，它也是一开始就受到现代性的困惑而展开的一个探索的课题。”

^{[8] (p15)} 现代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方案”和“现代化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拥有“合法性”的。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表现出了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强烈关怀。^[9]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齐美尔(G. Simmel)是“第一位现代性的社会学家”，他既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也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他率先突入现代性论域的纵深，致力把握现代性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心性质态以及文化制度的形式结构，并相当周到地勘定了现代性在社会学理论中的位置与论题。^{[10] (p59)}但总体上来看，古典社会学的观点和理论倾向，主要是寻求对现代社会作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性阐释。⁶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如果说古典社会学理论只是通过各自的研究途径确立了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研究主题，那么，到现代社会学理论阶段这一主题已变得更加具体化、系统化和理论化了，从帕森斯(T. Parsons)对现代社会所做的庞大的结构功能分析，一直到1950年代的“发展理论”的直接产生，现代社会学理论无不在承传古典时期的遗风，不管其运用的理论和采用的方法如何，其历史使命和核心主题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便是1960-1970年代各种反帕森斯理论和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其实也是紧紧围绕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展开的，只是他们主张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各不相同罢了。⁷无论是“微观—宏观”维度，还是“主观—客观”维度或是各种综合互补的维度都没有偏离社会学理论传统的研究主题，这或许与现代化的实践与知识内在逻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到了当代社会学理论阶段(实际上从现代社会学理论阶段就已经开始)，社会学理论家们似乎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理性了。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思想相比，当代社会学理论家实际上更加强调的是文化和知识的变迁。^{[11] (p49)}他们不再是盲目地推崇或反对现代化，或者只是简单地在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寻求现代化的途径，而是认真地在反思现代性本身及其后果的问题，并力图跳出长期以来的各种“二元”思维的模式，企图把研究视域拉回到西方发达国家本身之中。于是，各种“后”学思潮纷纷登台，批判主义也雄峰崛起，各种思潮纷繁多杂，令人眼花缭乱。现代性与现代化再次成为学术界(不仅仅是社会学界)关注的焦点，并成为一切学术大师无法逃脱的话题。

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轨迹就像一条正弦曲线，实际上一直是处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一方面，

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12]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13] (p1-2)}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14]然而，尽管如此，这种局面也并没有妨碍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正如布迪厄(P. Bourdieu)所说，社会学的危机可理解为正统社会学的危机，而所谓多元化的“异端学说”的增加，反倒意味着学科的进步。其实，三种不同取向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虽然在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其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都彼此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但如果以现代化为坐标，以社会发展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它们始终没有摆脱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核心主题，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曾经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学理论自身地位的确立和学科知识的繁荣与发展。

三、全球化：社会现实的转变及其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

20 世纪末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改变了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基础，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领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尽管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力量，但是，反全球化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且其自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⁸从广义上来看，现代性不仅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现代化、全球化的逻辑起点，而且，在民族国家阶段中，现代化与全球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现代化事实上成了全球的现代化，社会学理论也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主要特征的知识体系。⁹但是，当全球化发展到当代阶段(即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后，犹如现代化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型态，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15] (p6)}这集中表现在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和全球影响的深度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表现出了现代社会中所无法体验和理解的新特征。¹⁰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转型与即将出现的新的社会型态，全球化必然会对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产生变革性影响，这其中既有后现代思潮的质疑与批判，

又有全球化运动的促进与提升。而对一向以研究现实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也都将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如果再抱守现代性的眼光来观察全球化的世界，其结果往往会倾向于以某种熟悉的条条框框来理解它（如把它理解为世界政府的实现、一种单一的市场、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全球文化等等）。因为全球化首先打破了现代性条件下那种单一的“在场”时空观念，瓦解了行为的本土情境，并把相距遥远的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全球化时代不只是要求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说明社会转型与社会学理论研究变革的一种解释性手段与背景。因为，全球化如实地表达了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是当今最常用的、用于反映一种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标识性符号。社会学的困境甚至危机恰恰就在于社会学理论经常无力面对现代社会的那些真正的困境或危机。而社会学理论之所以遭致批评，恰恰也在于其缺乏实践的根基。“当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能够为社会学理论研究广泛的对象带来创新或变革性的意义时，社会学理论研究必须对此做出反应”。¹¹ 社会学的这种实践性天然地决定了社会学理论的经验性和适当性，没有经验基础和无法适应社会现实变化的社会学理论只能是臆想的。然而，在社会学中，社会学学科的危机最初被归于理论建构中方法论的问题，只是当改善后的理论建构技术在产生所期望的理论中再次失败后，社会学家们才开始超越方法论去寻找解释，即将社会学的学科问题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化联系起来。

因此，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¹² 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¹³

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的分裂与对立之所以直到今天都没有很大的改观（尽管有许多社会学家在不断努力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立足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乃是人与自然间的矛盾，体现的是主体同客体的关系，而人类社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获取财富，并在价值观及行为取向上表现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能力。因此，反映到以这种社会现实为基础的人类思维活动也必然是主观同客观的关系，而在工业化进程中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理论，其所形成的学科思维方式当然也不例外。而如今，伴随着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变化首先就是产业结构的重组与优化，致使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在许多发达国家已达到 70% 以上。这一变化反映到社会结构领域就会引起社会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的根本性变化，使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逐步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中心任务由征服自然、获取

物质财富转化为为人服务、处理人际关系。与此相适应，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也必将面临根本性变革，并由过去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开始转变为关注人自身、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一变化无疑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主宰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主体—客体”二元思维结构，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将“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统一起来，以实现从全球性的“主体—客体—主体”三级结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新型的知识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人际关系。相应地，社会学理论思考的焦点也将从那个为人所控制和征服的生产世界转入到人际交往的生活世界。^[16]

不仅如此，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大量全球性问题的涌现，社会学理论的具体研究对象和基础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内部由于“个体化”使得个体从传统的社会依存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束缚中不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社会外部由于“全球化”(如跨国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而对社会的生存疆界不断颠覆，人的体验将不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意味着“对社会进行考察”的终结，“社会性”由于这种取代而走向了终结。因此，在这二者的双重作用下，所谓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对象——“现代社会”及其社会性将逐步丧失其影响“个体”生活方式的决定力量，社会学与社会性都走向了解体。无怪乎有社会学者已经宣告“社会学的死亡”、“社会学理论的终结”，^[17]并大声疾呼“已经不存在任何习惯上所定义的‘社会’了，现在只剩个别的个体，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形构下活动了。社会学理论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即社会，那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干吗？”。

毫无疑问，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再也难以在民族国家、地方社区的层次上进行充分研究了。因此，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必须关注全球化现象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跨国性社会现象，并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否接受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衍生结果，所有富有卓识的社会学家都不能不考虑这个“全球化”因素。这也正如著名全球化研究专家、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森(R. Robertson)所说：“从总体上来说，我感到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构成了社会学工作的某种延伸和重新聚焦，这项工作使社会学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论能够超越其在该学科古典时期里走向成熟时所必要的条件的局限”。^{[18] (P12)}事实也是如此，自1990年代以来，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多元综合、相互杂交的趋势愈来愈成为推动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变革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概念的创新还是理论与方法的借用上，过去十年的纪录已经足以给人们以深刻印象，随着专业的向前发展，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分支领域的繁殖将有可能导致甚至更多的令人难忘的组合。^[19]而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基本的分析单位就是民族国家社会，且其首要的学术目标便是追求民族国家的进步和强盛，因而，本质上它是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治国术服务的(其中包含着民族国家的自身利益)，这势必造成它对全球化问题的忽视与短视。^[20]毫无疑问，全球化的发展将不得不使社会学家们把自己的研究视野从传统单一的“民族”、“社会”、“社会间”扩展到国际乃至全球社会，使得构建一种全球一致的、适应的社会学

概念、框架和研究规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意味着“不同文化和背景的社会学家们以一种‘全球性话语(global discourse)’去构建全球社会学这门学科成为可能”。

[21] (p11)

四、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及趋势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为了探讨这些不同的层次,社会学家有时要借用其它社会科学的知识,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知识。然而,某些理论和方法却是社会学学科本身所特有的,并经历长达 160 多年的演化才得以形成。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全球社会学的诞生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兴起。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 21 世纪的社会学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

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发展的观念，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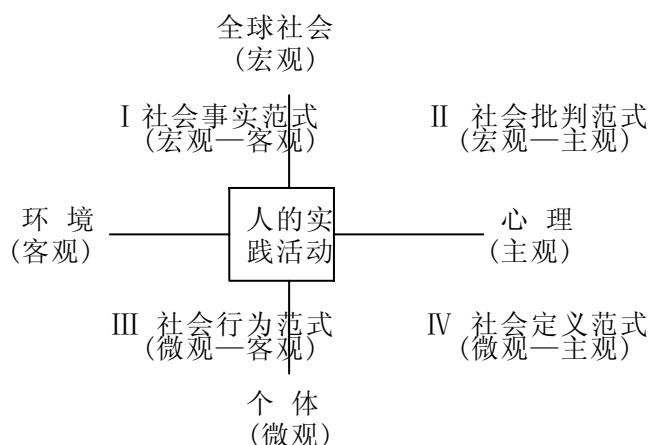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和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资本主义等）的

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做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心理”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G. Ritzer)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见图一)。¹⁴



图一 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基本理论范式的整合

从图一中，我们同时还可以发现，个体、社会、环境、心理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四个不可化约的基本要素，其统一的基础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现实的表现，而完整的、动态的、多维的社会现实都寓于由人的实践所构成的社会活动的过程和结构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主体(从个体到全球社会)的行为都可以在上述“微观—宏观”、“主观—客观”的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是由上述不同向度的行为整合而成。现实的社会活动总是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活动，总是由具有内

在心理特征和心理动力的个体，运用社会所提供的条件和手段，在一定客观环境中进行的互动。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¹⁵ 全球化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将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五、简短的总结

从以往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议题研究实际上正是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研究的延续，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的学术研究脉络，使得“全球化”议题的分析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如何界定“全球化”在“现代性”中的地位也便是一个大问题了。作为一种现代性特征的体现，社会学自身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现代性内涵之中的，社会学的诞生本身就是知识生产的一种现代形式(a modern form of knowledge)，其理论目的就是研究现代性及其变迁规律的。因此，关于现代性特征的描述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对社会学知识特征与地位的哲学与方法论之上的争议，现代性问题自然也成了社会学理论话语中的中心议题。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阶段有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资本主义(马克思)、有机团结(涂尔干)、合理化(韦伯)等等，而且每一个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22] (P12)}

现代性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直接导致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诞生，这不仅意味着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二元对立、秩序与进步等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在全球化浪潮的驱动下，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在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

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由于吸引社会学理论关注的主题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了，时间、地点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不同社会后果，便需要进行不同形成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当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的环境变化已影响到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时，社会学家更要特别关注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这种因客观环境变化而影响内容的状况在其它学科中，包括自然科学、工程和医学等学科中也存在。然而，它却尤其适合于社会学，因为社会学把观察者与观察对象联结得如此密切，以致它成了一种以富有想象和批评性的方式来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方法。现在，在防止全球文化分裂的实践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了，人们之间的差异更无法简单地通过只给他们每个人不同的声音就能加以解释，我们不可能再像孔德那样用永恒不变的规律来建立一门“社会物理学”，而是需要采用各种方法来理解和比较不同的社会和民族，用阿尔布劳(M. Albrow)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建立的就是“适合整个世界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one world)”。^[23]

的确，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都是建立在“社会”概念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概念的分析单位又是以特定民族国家内的次级体系，或者单个国家和国家群之间的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的，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民族国家中心论”。¹⁶正如罗伯森(R. Robertson)所指出的：虽然在社会学的古典时期就存在着有关全球化研究的各种通道，而且各位古典社会学理论大师也表现出了对全球化现象及其衍生结果的浓厚兴趣，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关注的还是民族国家范围的事情，最多只是进行国家间的比较研究而已。¹⁷其实，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并不会从社会学理论的视野中完全消失，只是其表现形式和产生环境发生变化罢了。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大众传媒、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社会运动等全球性力量的兴起，社会学理论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概念范畴，其习以为常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却是确信无疑的。

从当代各种试图超越现代社会学知识的理论努力来看，最富有影响的莫过于各种后现代思想和全球化理论。社会学理论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现代性和现代化”研究为己任的现代知识体系，一方面遭到了后现代社会思潮的批判与颠覆，另一方面又遭到了全球化理论的冲击与提升。如果说后现代社会思想打破了社会学理论“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宏大叙事和“挑战—回应”的线性关系，从而从对立面促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微观反思性发展，那么，全球化理论则提升了社会学理论惯有的研究层次和学术视野，从而从正面维护了社会学理论的多元自主性发展。但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而言，后现代思想与全球化理论所追求的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当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状况。尽管后现代思想与全球化理论有助于我们在新的社会状况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们无法提供恰当的社会理论来迎接未来的挑战。且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把正在发生的趋势看作是一种基本事实，把发展的可能性当作定局，并且两者都假定一种尚属可能的未来已经来临。从这一点来看，后现代社会理论似乎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理论在新的情境中用新的理论工具和新的视角书写而成的续篇，后现代社会理论也成了全球化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分支或者特殊组成部分。因

此,1990年代后,各种全球化理论和“后”学理论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在各种重大变化(尤其是全球化)迫使理论家们对旧范式 and 旧理论产生怀疑的时候,为了认识新的社会状况并提出新的理论范式而进行的各种尝试。但是,社会学理论长期以来存在的无序状态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和困惑之中,对此,我们不得不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总之,社会学是伴随着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社会的兴起而逐步成长起来的,而面对日益显著的全球化趋势,以民族国家社会为基本分析框架的经典社会学将逐渐让位于由后国家(post-state)或国际的混杂化所构成的各种时空并存的全球社会学。^[24]今天,在人类社会再次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现代社会向全球社会发生转型的时期,社会学知识体系必须予以重新认识。而重新认识社会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重新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机制,重新认识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趋势下,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在承传过去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出更加能够适应社会现实变化需要的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而这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首先要在努力实现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变革的基础上,努力进行研究范式的多元整合和理论形态的继续创新:¹⁸

首先,在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上,要突破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层次上的狭隘性、结构上的二元性和形式上的单一性,在具体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将“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统一起来,以实现从全球性的“主体—客体—主体”三级结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变革。伴随全球化带来的大量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我们正在逐步进入用笛卡尔思维方式所难以进行概念再创造的新时代,这要求我们必须彻底转变社会学理论长期惯用的线性的二元思维方式和只停留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地方意识,着眼于全球化的未来,根据事物的本质来描绘未来的“应有状态”,并以此来改变现实,创造未来。

其次,在社会学研究范式上,要突破传统社会学理论中那种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在具体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将“现代化研究范式”和“全球化研究范式”结合在一起,以实现从单一的研究范式向两种、甚至多种研究范式的整合转变。这种范式既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又体现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特征,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

再次,在理论形态上,要充分吸收社会学理论传统中各既有理论流派的优点,以全球化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创新出一种具有多向度的、辩证的批判社会学理论。这种辩证的多向度批判社会学理论不仅较好地吸收了社会学理论中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的三大传统的优势,而且还吸收了现代社会学理论、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全球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观点,使社会学理论在继续强化社会实践品质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理论的开放性、适当性、灵活性和反思性。

参考文献:

- [1] 罗伯特·K·默顿: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19.
- [2] 文军: 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基本规则[J]. 南宁: 学术论坛, 2002, (6).
- [3] Wallace, R. A. Wolf, A.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Expanding the Classical Tradition*[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9.
- [4] 李猛: 经典重读与社会学研究传统的重建[J].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自办刊物: 社会理论论坛.
- [5] Bauman, Z.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 文军: 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 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J].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5).
- [7] 刘维公: 布尔迪厄与生活网络社会学研究: 兼论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学危机[J]. 香港: 社会理论学报, 1999, (2).
- [8] Berger, P. & Kellner, H: *Sociology Reinterpreted*[M], Penguin Books. 1981. 15.
- [9]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10] Frisby, D. *Simmel and since: Essays on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M], London: Routledge, 1992. 59.
- [11] Cohen, R. and Kennedy, P. *Global Sociology*[M],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49.
- [12] Giddens, A.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 [13] Emmerij, 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M],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7. 1-2.
- [14] 谭明方: 社会学方法论新探[J]. 北京: 社会学研究, 1998, (2).
- [15]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6.
- [16] 文军: 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学面临的挑战与创新[J]. 成都: 社会科学研究, 2000, (5).
- [17] Seidman, S: The End of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Postmodern Hope[J]. *Sociological Theory* 9: 2. 1991
- [18] Robertson, R.: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Culture*[M]. London: Sage, 1992. 12
- [19] 马太·多冈、罗伯特·帕尔: 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A].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 社会科学公共政策[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20] Ohmae, K: The End of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 [21] Albrow, M and King, E: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M]. London: Sage, 1990. 11.
- [22] Owen, D: *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M]. London: Sage, 1997. 12.
- [23] Albrow, M: Sociology For one world[J].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87, (2).
- [24] Pieterse, Jan-Nederveen: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A], *Global Modernities*[C], M.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1995

注释:

1.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进展——非主流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及其趋势”(03CSH002)系列成果之一。
2. 以美国为主的战后西方社会学理论, 其发展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 1950 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功能主义为标志, 理论家的关注点绝大多数是宏观社会学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以 1960-1970 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性冲突理论为标志, 其突出表现是热衷于找功能主义缺陷的人比使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人要多得多(同时, 符号互动论以及现象学逐步兴起)。第三个阶段是以 1980-1990 年代各种综合理论的出现为标志。在这个阶段, 理论家们对宏观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如何整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途径的关注日益增多。
3. 可以说, 当代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欧美社会学家为线索而展开的, 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在其理论建构中不断寻求对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行动、中心与边缘、现象与本质、同一与差异、连续性与断裂性等各种二元图式的相互借鉴与多元综合, 以企图摆脱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危机。所不同的是, 美国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宏观与微观这一主题展开的, 而欧洲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则主要是围绕能动(agency)与结构(structure)这一主题开展的。
4. 社会学的元研究(meta-study)是在社会学理论发展到体系纷呈、流派此长彼消、研究方法混杂、分支学科辈出的当代社会学理论阶段, 在反思社会学自身危机基础上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文军, 2003b)。它以社会学自身以及社会学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是一种对社会学进行社

社会学次级研究的方法。其中至少包括社会学元理论(metatheory)研究、元方法(metamethods)研究和元资料分析(meta-data-analysis)三大领域。

5.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G. Ritzer)曾把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力量归结为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学的成长六个方面。其实,这也只是现代性滋生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6. 例如,马克思试图把现代性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他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早期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极力批判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畸形现象(如异化、剥削等)。涂尔干则企图把现代性归结为工业化,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有机团结的强化和集体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韦伯则把现代化归结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把现代世界大多解释为以其它类型的理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扩张,以及理性铁笼(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现的结果。

7. 必须指出的是,“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并没有改变社会学理论长此以往的根本主题与历史使命,它只表明了社会学理论在传统的研形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变化。即便是那些想“解构”现代性与“重写”现代化、意志最为坚决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他们也无不是站在对现代社会反思性立场上或维护着现代性的成长,或揭示其内在的矛盾性,而这些也无不是以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为蓝本的,目的是为了重建或超越现代性之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后现代主义者其实都是现代性“捍卫者”(我们称之为“现代主义者”)的“孪生兄弟”。尽管双方侧重点不同,或以“解构”为先,或以“重建”为重,都是对“现代”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因而,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理论”中的“左”和“右”两派。今天,可以说,“后现代”话语的焦点仍是现代性,只不过更多了些反思的意味,即便是那些公开拒绝或意在消解现代性的学说,也还是与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

8. 其实,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必然伴生物,其影响与规模已构成另一种全球化。当前,各种各样对全球化效应严重不满的“反全球化力量”,其主要包括:旨在维持本文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抵抗全球化大潮中主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之侵蚀和支配的宗教/文化运动;以跨国公司和美国的经济文化势力为主要靶子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或意识形态;由于全球化威胁或剥夺其就业而反对全球化的发达国家部分劳工,它们构成那里劳工界的反全球化运动及其社会基础;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人权运动分子等成份构成的部分反全球化运动,它们带有后现代和世界主义色彩。总之,反全球化力量内部成份庞杂,而且,与此相关的各种反全球化的力量相互之间在要求和信念方面有其深刻的矛盾。

9.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现代化与全球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甚至带有重合性,尤其在全球社会全部实现现代化之前,全球化就是全球的现代化。现代化促进了人类全球化的发展,并为全球化提供了动力源泉和制度保证,且在全球化进程中,现代化制度因素本身也在不断全球化。但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化与全球化并不总是同步存在的,一些民族国家都已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过程,而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体现的是一种历时性关系,而全球化却是一个漫长的人类整体发展的过程,它强调的是发展空间的共时性。

10. 关于对“全球化”内涵及其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笔者认为,不应把全球化看作是一种单一固定化,或者没有明确历史的“归宿”过程,更不能把全球化看作是一种“理想”的终极状态。全球化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只表明一种人类社会整体化的发展趋势,是最接近于全球社会的一种理想类型,而不是全球社会的本身。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笔者较为倾向于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来看待全球化。广义的全球化就是指人类社会由多中心时代向全球社会时代迈进的变迁过程。对此,可以将现代性的形成作为广义上全球化的逻辑起点,因为正是一系列的现代性事件(如哥伦布的环行远航)才使人类社会真正有了全球意识。而狭义的全球化就是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所揭示的其实是一个以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一种世界发展的整体化趋势,体现的是所有国家利益共享、信息共享、价值共享的时代。与以前相比,在这个时代,世界各国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彼此融合在一起,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

11. 默顿进一步指出,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变迁都会自主地和立刻引出或强化对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兴趣。而且,通常只有当社会中的变迁成为所认定的一种“社会问题”和成为产生尖锐的社会冲突的原因时,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12. 吉登斯(A. Giddens)、贝克(U. Beck)、鲍曼(Z. Bauman)等当代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社会学是一门暂时性的、反思性的学科,它必须不断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13. 其实,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现代性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从来就不具有将自身从文化中孤立出来而跃居其它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权。

14. 这里,我们在瑞泽尔三种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批判范式”,一是为了更加完整地表述了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形态,二是为了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传统即实证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传统和批判主义传统形成对应。很显然,在上述四种范式类型中,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批判范式分别主要对应的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而社会行为范式实际上与上述三种理论传统都有一定的关联。如果忽略了社会批判范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忽视了社

社会学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当然，从方法论上讲，社会批判范式是与实证主义理论传统相对峙的，但在马克思等古典社会学家那里，它却又有一定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倾向，或许正因为批判主义这种多重范式的特点，瑞泽尔才没有将社会批判范式单独列出进行比较。但 19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更加突出了“社会批判范式”的地位。

15. 其实社会学本身就是一门含有“纵”、“横”的学科，“纵”者是由历史发展找社会规律，“横”者则是由不同社会、国家发展状况的比较来拓展我们理解社会的特质。

16. 例如，当代和历史的大多数社会学数据库都是按照国别来进行采集的。尽管，这种“民族国家中心论”的方法至今在许多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显然，今天，“民族国家”已不再是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唯一重要单位了。

17. 我们必须承认，全球化是在社会学最关键的制度化阶段里形成社会学特殊旨趣的环境之一，但当时对全球化的兴趣的确相当微弱。社会学不仅因其不关心社会外(extra-societal)问题而大大受损，而且现在它探讨社会间(inter-societal)的问题时仍然装备不良，全球化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尽管目前为纠正这一点人们已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在古典社会学理论阶段，实际上既存在可供人们建立全球化理论的通道，也存在对建立全球化理论构成障碍的隔墙，尤其在所谓的古典社会学后期阶段，由于民族国家机构的硬化(hardening)和扩展，民族主义的增强，社会学理论面临的局面变得特别复杂了。因而，那时的社会学理论家实际上是同时面临着“民族化”和“全球化”这样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18. 必须指出的是，其实在本文的研究问题提出并加以论证以后，我就应该“退场”了，因为我不希望由“社会学理论必须变革”而演变成的“社会学理论怎样变革”成为一种“结论性”的权力机制，而是希望在字里行间始终保留各种缝隙和裂痕，留给读者更多“跳离”或“逃脱”的余地。因此，这里笔者探讨的社会学理论变革的方向只是一种探索性的，就像后现代学者所说的那样，作者永远是趋近于“无”的作者，写作亦无终点。

From Moder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Transformation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its Tendency

WEN Jun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 The emergence of sociology as a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concurred with the rise of modernity. With the aim to interpret development and consequence of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it seems that ever since its birth the destiny of sociology has been indispensable from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However, as the tide of globalization is rising rapidly, all fields and aspects of human society have been deeply affected. Sociology, which always commits itself to realistic social study, is faced with a great revolution in theory. The Global Age not only expects us to change our conventional thinking modes, but also lays stress on the point that it should be an explanatory approach and background to illustrat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ological evolution. Therefore, sociology must develop new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the new age if it wants to understan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brought by globalization and to offer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is new age.

Key words: modernity;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收稿日期: 2004-05-25

作者简介: 文军, 男, 汉族,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社会学博士, 上海市高校社会学 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